

taigeer
zuopin quanji

(印) 罗宾德罗纳特·泰戈尔 著

泰戈尔作品全集

董友忱/主编 董友忱/等译

第13卷

(上)



人民教育出版社



রবীন্দ্র-রচনাবলী

泰戈尔作品全集

(印) 罗宾德罗纳特·泰戈尔 著

第13卷

(上)

董友忱 主编

董友忱 等译



人民出版社



রবীন্দ্র-রচনাবলী

ত্রয়োদশ খণ্ড

ঐদ্যুত



বিশ্বভারতী

৬ আচার্য জগদীশচন্দ্র বসু রোড । কলকাতা ১৭

总 策 划：张西平

总 顾 问：郁龙余

顾 问：

太白仙——印度西孟加拉邦孟加拉研究院主席

(মহাশ্বেতা দেবী, পশ্চিমবঙ্গ বাংলা আকাদেমী সভাপতি)

绍诺特库马尔·丘多巴泰——印度西孟加拉邦孟加拉研究院前秘书

(সনৎকুমার চট্টোপাধ্যায়, পশ্চিমবঙ্গ বাংলা আকাদেমী সচিব)

沙姆苏贾曼·汗——加拉国孟加拉文学院院长

(শামসুজ্জামান খান, বাংলা একাডেমী মহাপরিচালক, বাংলাদেশ)

科鲁纳鑫图·达斯——泰戈尔印度大学前副校长

(করণাসিন্ধু দাস, উপচার্য, রবীন্দ্র-ভারতী বিশ্ববিদ্যালয়)

谢莉娜·侯赛因——孟加拉国当代女作家

(সেলিনা হোসেন-বাংলাদেশের আধুনিক লেখিকা)

刘爱好——中国传媒大学孟加拉语特聘教授，孟加拉语文学专家

刘安武——北京大学印地语教授，《泰戈尔全集》主编

编辑委员会：

主 任 董友忱

副 主 任 白开元 石景武 于广悦

委 员 (按姓氏笔画排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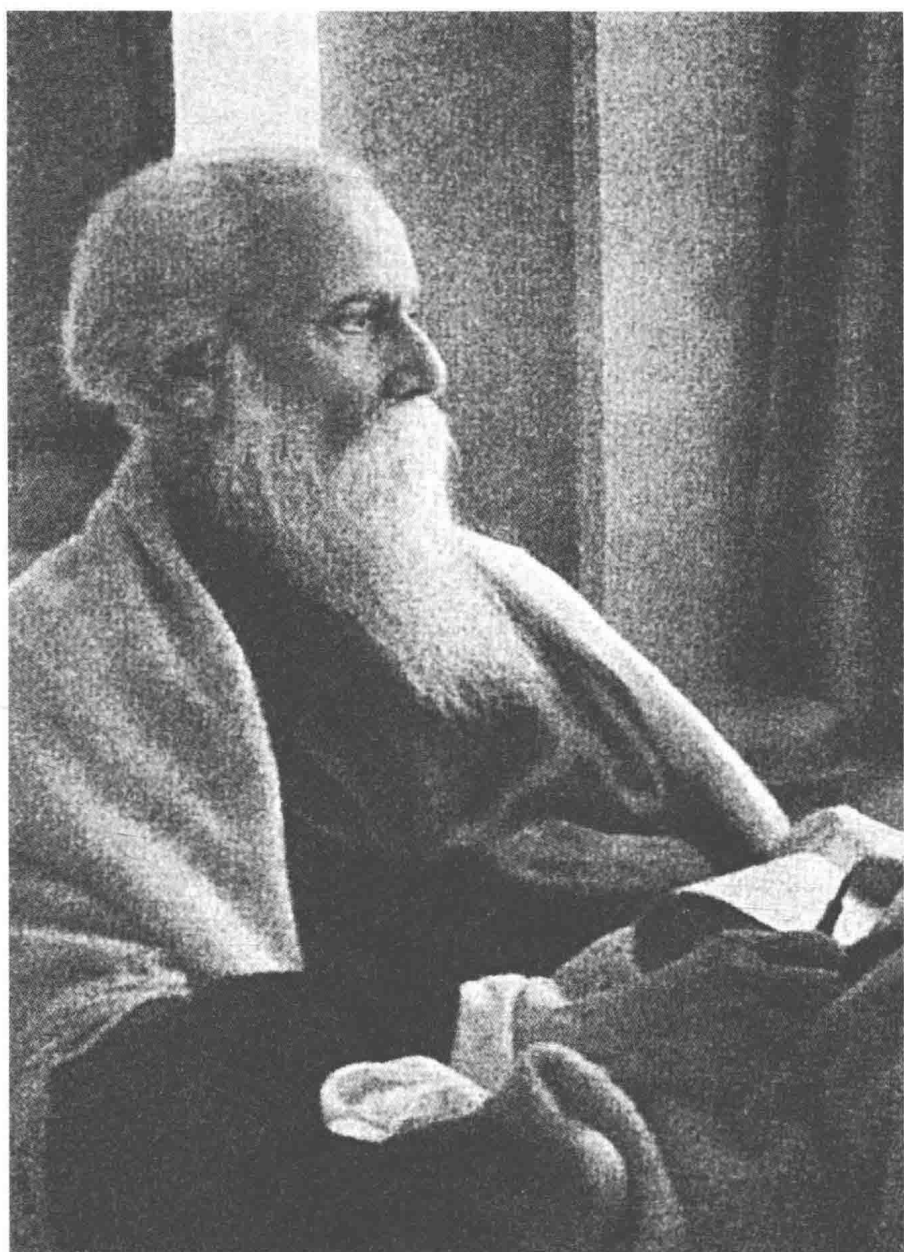
于广悦 于秋阳 石景武 白开元 冯秀倩 刘 建 刘运智 江锦成

杨伟明 张 幸 钟少莉 耿克璞 曹艳华 董友忱 潘小珠

主 编：董友忱

副 主 编：白开元 石景武 于广悦

主编助理：张 幸 于秋阳



目 录

(上)

诗 歌

病榻集	(3)
康复集	(41)
生辰集	(73)
儿歌集	(111)
后写集	(149)

戏 剧

斯拉万月之歌	(167)
歌舞剧 花钗女	(187)
说 明	(189)
场 景	(189)
人 物	(189)

序	(190)
歌舞剧 昌达尔姑娘	(219)
夏 玛	(247)
附 录	(267)
解脱之路	(279)
序	(281)

小 说

三个伙伴	(317)
星期天	(319)
最后的故事	(341)
实验室	(361)
附 录	(399)
小故事	(401)

诗 歌

病 榻 集

白开元 译

董友忱 校

凡世执掌康复的女神
居住的生活的内宫里，
飞禽走兽林木藤萝，
时时受到无形的照拂，
她以轻柔的摩挲缓解衰朽中死亡的折磨，
传播治愈痼疾的福音。
我在两位女性的温柔、健美的姿态中
看见她的转世再现，
我把不灵便的笔所编串的
第一个松散韵律的花环送给她们。

圣蒂尼克坦 高起斋

1940年12月1日早晨

1

天堂里载歌载舞欢庆节日，
疲乏的舞伎优哩婆湿的舞蹈动作
片刻工夫若与音乐不合拍，
神王决不会宽恕。
她已有的名声
被流放到诅咒的荒原。
天堂不允许偶尔发生的差错。
天堂的裁决
也适用于人间的舞台。
因而在灼热、衰颓的黄昏，
我的诗歌艺术惶恐不安，
一不留神就会迈出歪扭的步子。
我把脱离名誉的诗句

呈献在雷神的足下，
披着落日灰暗的余晖，
心情恬淡地远行；
我知道冷酷的未来
将出其不意地劫掠
积聚的成就——
不妨今天就动手吧！

高起斋

1940年11月27日 早晨

2

无尽的死亡之河上，
无尽的生命在飘荡，
处处潜伏着危险，
无名大海的无标志的哪片沙滩
是正行驶的航船的目的地？
谁坐在心底
无休止地发出
看不见的渡海的指示？
我只知道亿万生灵
在运动，走走停停，
肩扛的货物要交给谁？
身后的收货人一眨眼没了踪迹。
死亡的深渊里泯灭了一长串虚无——
其实并非虚无，消耗之时总有些存余；
向前走消耗自身，
向前走依然留存。

千疮百孔的钵盂盛满存在的财富——
不竭的收益洒向不竭的损失之路；
持续的消费减少累积的疏懒，
力量得以增添。
宏大的抽象在运动，
伟大的时刻忽现忽隐。
它的真相亦有亦无，
既遮盖又显露，
存在之流中该叫它什么名字？
我闪现的名字与之合二为一。

原稿写于噶伦堡

1940年9月24日—25日

3

我独自坐在
行人过往的路旁。
晴晓把歌曲之舟
泊在生命码头的旅人
跳起流行的光影之舞，
慢慢消隐于
黄昏的晦冥。
此时他们聚集在
我梦乡的门前，
寻觅失去了音符的
孤苦的单弦琴。
时光潺潺流逝，
他们依傍着幽暗

在计算沉默的
念珠拨动的声音。

焦拉桑科

1940年10月30日

4

我知道
无量时日的光华
有一天曾经
汇款给我的双眼。
神王啊，如今
你提出偿还的要求，
债总是要还的，
这，我很清楚，
可你为何此刻
就为晚灯蒙上黑影？
我不过是你以阳光
创造的世界的过客，
在这里那里，
如有罅隙
尚未充填，
我就鄙夷地把它抛弃！
弥留的尘土上，
留下你的车辇
最后一道辙印，
容我构筑我的天地。
保留些许光照、

些许暗影、些许迷恋。
也许可以拾到银河里
隐逝的彗星的曳光——
光粒是你
未索取的残余的债务。

焦拉桑科

1940年10月3日

5

在这恢弘的宇宙间
滚动着痛苦的飞轮，
星球碎成齏粉。
火花飞溅，
以毁灭的剧痛的粉尘之网
迅速遮覆万物的悲伤。
在折磨人的工厂里
有意念活跃的院落，
回荡着戟矛的声响，
涌流着伤口的鲜血。
人的躯体渺小，
忍痛的毅力竟然无限！
在创造与毁灭的舞台上——
它火浆的器皿
缘何搬至
宇宙苦修的场所？
天帝可怖的疯狂——
为何人体这泥罐

充满血红的哀号，
在泪河中漂浮？
战无不胜的人的意志
时刻赋予它至高的价值，
在人体疼痛的祭火中
它投入多少供养？——
星体的苦修
能与之相比？
竟有如此不可战胜的勇敢的财富！
竟有如此坚定的忍耐！
如此所向披靡的征程——
一群又一群人踩着火榻，
为寻找悲痛的极限，
奔向无名的燃烧的圣地——
穿过火谷，
这一路上侍奉的泉水
是爱的用不完的川资。

焦拉桑科

1940年11月4日

6

哦，我拂晓的麻雀，
屋外尚有淡淡的夜色，
眼里尚有一丝睡意，
你就叩响了窗上的玻璃，
询问新的喜讯。
你那么兴奋，